

王蒙送集

四

王希真集

卷一

王蒙选集

四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蒙选集（四）

王 蒙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 插页4 字数353,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书号：10151·787 定价：（平）3.50元（精）4.85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摄于西沙群岛海屿舰艇上



一九八一年一月，摄于香港三联书店座谈会上

无子须寻欢
有生莫断肠
遣怀共酒
何问寿与殇

一九七一年我译波斯十
世纪诗人鲁迈萨·阿
亚姆之“蒙巴依”（据
乌兹别克文手抄本。）于乌
拉泊“五七”不校
八四年上，字如狗书，索
何？

目 录

第 四 卷

散文 (1956 — 1983)

新年	3
祭长者——邵荃麟同志	6
国庆的礼花	11
激动与沉思	14
别衣阿华	19
浮光掠影记西德	28
旅美花絮	56
墨西哥一瞥	123
故乡行	138
群山如潮	146
西沙之什	158

评论 (1978 — 1983)

当你拿起笔	169
作家应有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	200
我们的责任	206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212
《雪》的联想	216
从《辣椒》说开去	232
漫谈文学的对象与功能	237
生活、倾向、辩证法和文学	249
我在寻找什么	263
在探索的道路上	272
短篇小说杂议	287
短篇小说三题	293
为了更加成熟的文学	302
把文学评论的文体解放一下	310
漫话小说创作	314
读《绿夜》	328
永远作生活和艺术的开拓者	335
悲非罪	343
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	350
善良者的命运	356
对当代新作的爱与知	363
《深的湖》自序	371
关于塑造典型人物问题的一些探讨	373
伊岭岩的启示	389
诗情词意	393
撰余赘语	396
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400
生活呼唤着文学	410

翻与变	419
谈触发	426
谈创新	437
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	445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463
对军人生活的广阔与独特的感受	471
可喜的追求	476
提高文艺作品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	481
作家应无恙 当写世界殊	484
热情与痛苦的果实	488
关于创作的通信	491

第四卷

散文 评论

散 文

1956—1983



新 年

十二月了。

我们想起新年：日历最后和最初的一页，雪花，鞭炮，贺禧，晚会上的笑闹，松枝间闪耀的红灯……

想起收音机里传出的钟响，那“当”的一声钟响，是奇妙的时间的脚步。

亲爱的朋友！你可那样屏神静息地倾听过时间的步履？也许是在华尔兹舞的间隙，也许和爱人在一起，你小心地听着广播员的报告：差十秒……差五秒……差两秒……，然后“当”的一声，新的年头来了。

在新旧交替的一瞬，时间是那样地振奋我们和刺痛我们。

有时候光阴悄悄地走过，象偷儿一样地没有声音，待你觉察，他已去远，他偷走了你最无价的宝物——青春、力量和缤纷的幻想……

你忽略了时间，时间也忽略了你。

当新年来临，时间敲打我们的窗子，“莫非我落后了么？”

于是离开生着火炉的小屋，我们向前奔去……

当新年来临，我们长大了。

托儿所“小”班的娃娃，要上“大”班了；新满十八岁的青年，将去投票了。

只是人们么？城市，花草，大地，也增添了年岁。

年龄也丰富了它们，城市有新楼，花草有新色，大地有新收获。

年龄充实我们还是剥夺我们？那在我们自己。

当新年来临，我们长大了，我们严肃了，我们努力了。

在新年以前来一个“大扫除”。

我们扫净地上的灰，擦净窗上的土，抹去房顶的蛛网。

于是阳光透过玻璃没有遮拦的照射，于是一切什物亮闪闪。

快乐啊，别看我们累得气喘。我们欢喜这明亮的世界，欢喜一切垃圾的清除。

在除夕的晚上，我们一齐跳舞。

最初好象不好意思，慢慢地……

然后随着急骤的乐曲旋转、转、转，飞快不休。

灯光散乱，人影交错，千万种景象掠过眼底，让我们更快地旋转，让机器更快地旋转，让地球更快地旋转……

在除夕，我们相互赠礼。

我送你一株梅花，你送她一块手帕，她赠我一本大厚书。

又大又厚的书一本，原来全是白纸，这可是个谜语……

我猜到那谜底了！厚厚的书要我自己去写，写下新的一年的工作、战斗和幸福。

开完晚会了，我漫步家走。

我的脸上带着笑容，我的衣上披着金纸屑，我的手上留着许多只手的温暖。

我回家，欢乐使我醉倒，使我入梦。

我倒下，睡了，但又惊醒。我激动地告诉自己，象说什么秘密：“从来没有降临过的一九五×年来了。”

我起身，开门，走出院子，我向着星星，向着天空问候：
“人间的新客——一九五×年，你好！”

新的一年来了，她纯美如处子，丰饶如从未耕耘的泥土。

每天的早晨升起太阳，每年的开始唤起希望。

新年带来了什么呢？

愿她给青年带来第一次爱情，给兵士带来赫赫的功勋，给小孙子带来两吨重的蛋饼，给学徒工带来流汗的喜悦。

愿她给生命带来春日，给世界带来安宁。

永远年轻的时间呀，我向你赞颂！

(1956年12月)

祭长者——邵荃麟同志

写文章纪念亡者，这还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去年我才知道您去世时的情况。被隔离时终夜无眠的咳嗽，死后一年才通知家属，连骨灰也没有领到……您就这样含冤离去了么？

然而我已经见不到您，我到大雅宝胡同您的家，只看到了瘫痪的、丧失了说话能力的葛琴同志。那间曾经和您谈过三次话的客房，只堆放着几件陈旧的杂物。谁能证明，您曾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操劳，在这里接待客人呢？如今，只有一个寂寥的院落，正门是掩死了的。因为，那时，您和葛琴同志还没有作“结论”。

感谢党中央，你们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还青松以高洁，还橡树以葳蕤，还革命家以光荣，还善良的长者以后辈的追念与爱戴，这就叫作还以本来面目，这就叫作天公地道，这就叫作真理必胜。

我第一次见到您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您为了筹备那次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的座谈会而把我找了去。但您更多地询问了我对于许多当时文艺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的看法。您的把“解决”读作“改决”的南方口音使我有时还听不大懂，这更增加了我这个初学写作就捅了漏子的年轻人的忐忑。然而，您

的亲切、耐心、平等待人，很快使我安定了下来。我发表了我的看法，有些问题自己没有很好地想过或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也照实汇报。您喜形于色，表扬我谦虚，并强调谈了力戒骄傲的重要性。荃麟同志，也许那时是您轻信了？说实话，那时对于谦虚谨慎的重要性，我还远远缺乏深刻认识与身体力行，只不过是，在您这位文艺界的前辈、领导人面前，我没有敢放肆胡言罢了。在您翻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时候，我还是幼儿呢。

然后是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我受到的教训，受到的考验都是空前的。然后到了一九六二年，我再一次坐在您客厅的沙发上。“经过了一番惊涛骇浪，我们谈谈心，”您是用这句话开始我们的谈话的，“这些年，我常常和××同志、×××同志谈过你，对你被划为右派，我们觉得很惋惜……”您这样说。是的，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知道了在反右斗争中您力图保护一些人免受不公正的对待的情况，知道您也曾力图保护我。当然，十二级大风吹起的时候，有时您也无能为力，而且，最后您连自己也没能保护住。然而，您的心意仍然温暖着、慰藉着大风里被连根拔起的小草儿们的心，您是一棵老树，把自己摆在防风的前哨上，您努力减轻着树苗和青草的不幸。就在一九六二年的这次会面中，您谈了一系列有关我的工作、创作的设想，您还勉励我要向茅盾、巴金等老一辈作家学习，要学外语，要有大思想家的学识和气魄……回想这些，许多方面我都没能达到您寄予的期望，我愧对您……

然后是第三次，大约是一九六三年的初夏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文艺界已经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气氛，这个时候，第二次决定付印了我的五十年代的旧作《青春万岁》，又面临